

茶淫詩魔—論張岱在《陶庵夢憶》、 《瑯嬛文集》中呈現的茶人學養

施拓全 *

摘要

張岱是明清時代著名的茶學家、文學家、史學家。博學多聞，文筆高妙，喜好著書創作，自稱「書蠹詩魔」，且興趣多元，因衷情茶道，以「茶淫」自稱。所撰《陶庵夢憶》、《西湖夢尋》二書，又稱「二夢」，係他的散文代表著作，內容皆回憶過往生活，深刻地反映當時社會。探討張岱的茶人學養，乃撰寫本文之動機，經檢視他的相關著作後，得知《陶庵夢憶》及其散文集結著作《瑯嬛文集》之中，與「茶」相關的篇章頗為可觀，具有探討價值，如：從名士到亡國遺民，茶道與張岱的生命歷程，其關係為何？張岱及其茶友的茶人學養如何？皆本文之所以撰寫的重要緣由。內容分為兩部份：其一，張岱及其茶友的人品涵養，歸納為兩項：張岱的人格特質、張岱的茶友性格。其二，張岱的茶學涵養，歸納為三項：與「茶品」相關的涵養、與「水品」相關的涵養、與「茶具」相關的涵養。

關鍵詞：張岱、陶庵夢憶、瑯嬛文集、茶人、茶學

*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Tea Drunkard and Poetry Addict: Tea Connoisseurship in Zhang Dai's *Reminiscences in Dreams of Tao An* and *The Paradise of Langhuan*

Shih.To-Chuan *

Abstract

Zhang Dai was a renowned tea connoisseur, writer, and historian in the Ming–Qing period. As a self-claimed “book and poetry addict,” Zhang read extensively, wrote ingeniously, and delighted in writing essays and books. Among his diverse hobbies and interests, Zhang developed a particular liking for the tea arts, and thus claimed himself to be a “tea drunkard.” His two representative collections of essays, *Reminiscences in Dreams of Tao An* (Tao An Meng Yi) and *Search the West Lake in Dreams* (Xi Hu Meng Xun), are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the “Two Dreams,” where the author reminisced about his past life and provided profound reflections upo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is paper is aimed to discuss the tea connoisseurship of Zhang Dai. A review of his works shows that *Reminiscences in Dreams of Tao An* and the essay collection *The Paradise of Langhuan* include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tea-related essays that deserve further exploration as a theme. For examp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a arts and Zhang’s life course from a celebrity to a Ming adherent, as well as the tea connoisseurship of Zhang and his fellow tea lovers are crucial topics to address in this paper. This paper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discusses the character and learning of both Zhang Dai and his fellow tea lovers, where Zhang’s and his fellow tea lovers’ personality traits are examined separately. The second part concerns the tea connoisseurship of Zhang Dai, which is categorized into the connoisseurship of tea quality, water quality, and tea utensils.

Keywords: Zhang Dai, *Reminiscences in Dreams of Tao An* (Tao An Meng Yi), tea connoisseur, tea arts

*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Associate Professor



壹、前言

張岱是明清時代著名的茶學家、文學家、史學家，生於明萬曆25年(西元1597年)，卒於清康熙19年(西元1680年)，年八十四。據張岱的〈自為墓誌銘〉內容可知：他為蜀人，字宗子、石公，號陶庵，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僑居杭州，歷經國破家亡之痛，成為遺民。張岱的文筆高妙，博學多聞，喜好著書創作，自稱「書蠹詩魔」，且興趣多元，多才多藝，因衷情茶道，以「茶淫」自稱，本文的撰寫動機，即在探討其茶人學養。

張岱的相關著作頗多，如：《石匱書》、《瑯嬛文集》、《西湖夢尋》、《陶庵夢憶》、《冰雪文》……等，《陶庵夢憶》與《西湖夢尋》又稱「二夢」，係他的散文代表著作；內容皆回憶過往生活，深刻地反映當時社會，《瑯嬛文集》則為散文的集結著作；其特色集明代之大成，文風取公安派、竟陵派諸家之長，胡益民《張岱評傳》中譽為「絕代散文家」¹。經檢視他的相關著作後，得知《陶庵夢憶》及《瑯嬛文集》之中，從仕宦至市井生活、抒發性靈至感懷時世，與「茶」相關的篇章頗為可觀，具有探討的價值，如：從名士身份淪為亡國遺民，茶道與張岱的生命歷程，其關係為何？茶與身心修養的關係為何？再者，張岱及其茶友的茶人學養如何？皆本文之所以撰寫的重要緣由。

承上所述，歷來對於張岱之相關研究，大都探討其「文學特色」，以「茶道」為主題者，如：張露芬〈茶水知音—張岱〉、笕克誠〈佐茶的曲子〉、潘江東〈水淫茶癖：晚明張岱的感官世界〉等論文，仍屬少見。本文之撰寫，以《陶庵夢憶》、《瑯嬛文集》為主要探討範疇，採取歷史文獻之研究方法，先歸納書中與茶人相關的內容，分析張岱及其茶友的涵養，再參酌張岱的相關著作，期藉此主題探討，探討張岱及其茶友的茶人學養的特質，並對明末清初的茶文化探討有所助益。

貳、張岱及其茶友的人品涵養

張岱在《陶庵夢憶》等書中，呈現自我及許多茶人的性格特色，鮮明精彩，

¹ 見胡益民，《張岱評傳》（南京：南京大學，2002年），頁295。



能準確地描述人物的內心世界及精神風貌，祁彪佳在《古今烈傳·序》中即盛讚他的高妙文筆：「其點染之妙，凡當要害，在余事宜一二百言，宗子能數十字輒盡情狀」²。在明末清初的紛擾時代，張岱從名士變成遺民的生命歷程中，與這些志同道合的茶人成為「茶友」，藉品茗以怡情養性、排憂解悶，下文就書中的茶人風貌及其涵養，探討其特點。

一、張岱的人格特質

張岱的個性浪漫曠達、不拘小節、興趣多方，因此，能結交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雖然，他縱情於生活美感之享樂，在國破家亡之際，仍能理性地堅守節操，能守大節而不拘泥小節，人品尚稱良善，在《陶庵夢憶·序》一文中，詳述其心路歷程：

陶庵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髮入山，賦賦為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愕窒不敢與接。作自輓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尚視息人世，然瓶粟屢罄，不能舉火。……雞鳴枕上，夜氣方回，因想余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今當黍熟黃梁、車旅螻穴，當作如何消受。遙思往事，憶即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不次歲月，異年譜也；不分門類，別志林也，偶拈一則，如游舊徑，如見故人。³

張岱之所以在佛前「一一懺悔」，係因國破家亡前的華麗生活，就他的人格特質而言，與其說懺悔過失，不如說感傷生命之無常；不過，他尚能反省得失，進而尋覓生命的出口，志於著書即是他的心靈寄託，在他的〈自為墓誌銘〉一文，此種人格特質，更為鮮明：

少為紈袴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婬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勞碌半身，皆成夢幻。年至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斷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啜茶嗜水，則能辨澆淄。……甲申以

² 引自胡益民，《張岱評傳》（南京：南京大學，2002年），頁311。

³ 案：《陶庵夢憶·序》載錄於《瑯嬛文集》，而不見於原書，（台北：淡江，1956年），卷1頁8~9。



後，悠悠忽忽，既不能覓死，又不能聊生，白髮婆娑，猶視息人世。……雖然，第言吾之癖錯，則亦可傳也。⁴

張岱在崇禎自縊（1644年）之後兩年，年歲五十，撰寫個人墓誌銘，與〈陶庵夢憶序〉的撰寫年紀及心境相近。此篇內容的要點有二：其一，自小家境優渥，喜好生活樂趣，國破家亡後，繁華如夢，過著常至斷炊的山居生活。其二，在如此生命困頓中，他的「癖錯」，也就是音樂、飲茶等感性嗜好，成為解壓抒懷，使心靈得到自由和解放的重要管道。然而，在生活困頓之際，解壓的嗜好也往往不可得，在黃裳所藏手稿本《瑯嬛文集》〈見日鑄佳茶，不能買，嗅之而已〉之中如此描述：

余經喪亂餘，斷飲已四祀。庚寅三月間，不圖復見此。淪水辨槍旗，色香一何似。盈斤索千錢，囊澀止空紙。轉輾更躊躇，攘臂走階址。意殊不能割，嗅之而已矣。嗟余家已亡，雖生亦如死。⁵

張岱深刻地描寫其入清以後淪為遺民，過著隱居生活，因窮困而無法喝茶的窘境。

承上所述，「癖錯」乃張岱處於生命逆境中的生活重心，甚受其重視，在《陶庵夢憶》等著作中屢屢可見，觀〈祁止祥癖〉一文中，他明白地陳述「癖」與人格特質的關係：

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余友祁止祥，有書畫癖，有蹴鞠癖……。⁶

張岱以「癖」之有無視為交友的考量，顯見他對於嗜好之高度重視，從相關資料可知，他的好友大都有某項「具專長能力」的嗜好，如〈五異人傳〉中述及：「余家瑞陽之癖于錢，髯張之癖於酒，紫淵之癖于氣，燕客之癖于土木，伯凝之癖于書史，其一往情深，小則成疵，大則成癖。」⁷劉春明在〈張岱審美情韻和文化心理探析〉一文中從藝術觀點，對張岱的嗜好如此正面地肯定：

⁴ 見張岱，《瑯嬛文集》（台北：淡江，1956年），卷5頁138~140。

⁵ 引自胡益民，《張岱評傳》（南京：南京大學，2002年），頁59。

⁶ 見張岱，《陶庵夢憶》（台北：新文豐，年），《叢書集成新編》文學類第89冊，卷4頁35。案：下文引自此書內容者，僅標示卷次、頁碼於正文，不另作註。

⁷ 見張岱，《瑯嬛文集》（台北：淡江，1956年），卷4頁118。



張岱的諸般喜好在正人君子看來純粹是不務正業，但其實幾乎都能上升為精緻的藝術門類。他的所謂「好」也不只是一般意義的喜歡、愛好，而是精通和熟知，他不但是位大學問家，更是一位大玩家，玩到了極致，深入到了美妙無比的境地。但他並沒有因耽於「玩」而喪志，相反，他的「玩」之精深正是因為他絕倫無匹的靈氣和真性情，若沒有他的「玩」之種種，我們今世也就無幸得以欣賞到諸多精彩而又情味盎然的人物小品、風俗小品以及山水小品。⁸

由於他的高才情與真性情，能將嗜好玩出藝術之美、更成為個人專長，而非玩物喪志，誠如何滿子在《張岱評傳·序》中所言：「如果張岱不是一個有特殊稟賦的才人，就會花天酒地地沉淪為一個極無聊的人物。」⁹而在諸多嗜好中，評茶鑒水是他特別鍾愛的事，也藉此結交許多志同道合的茶友。茲引〈遊山小啟〉一文所述：

凡遊以一人司會，備小船、坐氈、茶點、盞箸、薪米之屬，每人攜一簋、一壺、二小菜，遊無定所、出無常期、客無限數，過六人則分坐二舟。¹⁰

內容描述張岱與茶友們在船上以茶會友的情形，設備簡樸、隨興自在，呈現文人式的閒情，此種品茗情境即是他們共有的「癖」，也是明代茶風所呈現的主要特點；不過，此種內容在張岱的著作中著墨甚少，並未顯著呈現。

二、張岱的茶友性格

張岱喜歡結交名士勝流，尤其是個性鮮明、特立獨行、具有「疵」之真性情朋友，他認為：「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卷4頁35)張岱所欣賞的朋友特點，正與他的個性、行事風格相應：「余生平不喜作諛墓文，間有作者，必期酷效其人，故多不愜人意，屢思改過，愧未能也。」¹¹雖然，張岱出自富裕之家，卻不囿於傳統士大夫的階級觀念，不以身份名利為重，所交往的對象來

⁸ 見劉春明，〈張岱審美情韻和文化心理探析〉，《學術交流》第6期(2012年6月)，頁169。

⁹ 見胡益民，《張岱評傳》(南京：南京大學，2002年)，頁3。

¹⁰ 見張岱，《瑯嬛文集》(台北：淡江，1956年)，卷2頁64。

¹¹ 見張岱，《瑯嬛文集》〈周宛委墓誌銘〉(台北：淡江，1956年)，卷5頁141。



自不同社會階層；而這些與官場生涯大異其趣，具有市井性和平民性¹²的生活經驗，也形成了他觀察社會、轉化為創作的資本，何滿子在《張岱評傳·序》中譽之曰：「繪風物、抒人情、談掌故、記民俗、評時尚，莫不委曲致致，筆筆皆妙」¹³。

在張岱的諸多茶友中，王月生、閔汶水、魯雲谷等人，不僅具有專長嗜好，其人格調也頗具正面特質。他在〈王月生〉一文中如此描述：

南京朱市妓，曲中羞與為伍，王月生出朱市，曲中上下三十年決無其比也。面色如建蘭初開，楚楚文弱，纖趾一牙，如出水紅菱。矜貴寡言笑，女兄弟閒客，多方狡獪，嘲弄哈侮，不能勾其一粲。善楷書，畫蘭竹水仙，亦解吳歌，不易出口。……好茶，善閔老子，雖大風雨、大宴會，必至老子家啜茶數壺始去。所交有當意者，亦期與老子家會。(卷8頁68)

從內容可知，王月生是一位曲藝絕佳的歌妓，個性靜默、品格端正，且多才多藝、喜好飲茶，是張岱的茶友之中，身份形象較為特別者，其所結交的好友閔汶水，正是評茶功力甚高的茶人，也是張岱的好友。

在〈與胡季望〉一文中，張岱提及：「金陵閔汶水死後，茶之一道絕矣，紹興惟魯雲谷略曉其意。」¹⁴顯見對閔汶水茶道之高度肯定，下文「張岱的評茶功力」將論述及此。至於魯雲谷，也是性格鮮明、行事獨特、不慕名利的茶道達人，頗受張岱之肯定，茲引述〈魯雲谷傳〉一文之內容：

會稽寶祐橋南，有小小藥肆，則吾友雲谷懸壺地也。……然皆以聰明用事，醫不經師、方不襲古，每以劫劑臆見、起死回生。……凡羌笛胡動、鳳笙斑管、無不精妙。……張子曰：雲谷居心高曠，凡炎涼勢利，舉不足以入其胸次。雲谷深於茶理，襍水雪芽，事事精辦。相知者日集試茶，紛至沓來，應接不暇，人病其煩，而雲谷樂此，不為疲也。……其密友惟陸癯菴、金爾和、與余三人，非大風雨，非至不得已事，必日至其家，啜茗焚香，劇談謔笑，十三年於此。……數月前有客在坐，命蒼頭取其所藏雪水煮茶，而大為室人所謫，雲谷大怒，經旬不無交語，謂余弟道曰：某以朋友為性命，乃欲

12 參見胡益民，《張岱評傳》（南京：南京大學，2002年），頁3。

13 見胡益民，《張岱評傳》（南京：南京大學，2002年），頁2。

14 見張岱，《瑯嬛文集》（台北：淡江，1956年），卷3頁100。



絕我朋友，不若去此蠢婦。只此一語，具見俠腸。¹⁵

此段引文詳述魯雲谷的人格特質及行事風格。他的醫術高明，個性直率自信、不慕名利，且精深於茶道。他的茶友雖多，情誼深厚、相交多年者僅張岱等人，從內容可知，「禊水、雪水、雪芽」皆魯雲谷之所好，也同於張岱，在下文「張岱的茶學涵養」中將述及此。

張亦寓是張岱的茶友之中，個性涵養、行事風格與他甚為相近者，茲引述〈公祭張亦寓文〉一文之描述：

亦寓當日五陵年少，裘馬翩翩，名噪文壇，聲施芹沼，雕龍繡虎，不受樊籬。……亦寓晚年，淡然入道，蒯履布袍，閉門卻掃，橘虐茶淫，詩魔書蠹，宿習未除。……凡遇儕輩，或其性之所喜，即過妓衰童、蠢僧村老，煮茶焚香，劇談終日，不以為厭。¹⁶

從內容可知，張亦寓的家境、人品、個性、才情、興趣，與張岱在〈自為墓誌銘〉中自述的生命形象，甚為相近。

參、張岱的茶學涵養

張岱具有豐富的茶學涵養，尤以茶術精湛聞名於當世，下文就《陶庵夢憶》等書中，茶品、水品、茶具等相關內容，探討其要點。

一、與「茶品」相關的涵養

張岱的評茶功力深厚，與他的茶葉專業密切相關，「蘭雪茶」就是他所研製而成的特色茶。

（一）張岱的製茶能力

蘭雪茶是張岱研發且頗為自得的茶品，雖然，此茶品早已失傳，不過，藉由〈蘭雪茶〉一文之陳述，仍可瞭解其特色及製作緣由：

¹⁵ 見張岱，《瑯嬛文集》（台北：淡江，1956年），卷4頁131~132。

¹⁶ 見張岱，《瑯嬛文集》（台北：淡江，1956年），卷6頁180。



日鑄者，越王鑄劍地也。茶味稜稜，有金石之氣。歐陽永叔曰：「兩浙之茶，日鑄第一。」王龜齡曰：「龍山瑞草，日鑄雪芽。」日鑄名起此。……三娥叔知松蘿焙法，取瑞草試之，香撲洌。余曰：「瑞草固佳，漢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日鑄茶藪，”牛雖瘠償於豚上”也。」遂募歙人入日鑄。拘法、掐法、擲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一如松蘿。他泉淪之，香氣不出，煮禊泉，投以小罐，……雪芽得其色矣，未得其氣，余戲呼之「蘭雪」。四五年後，蘭雪茶一闕如市焉。越之好事者，不食松蘿，止食蘭雪，蘭雪則食，以松蘿而纂蘭雪者亦食，蓋松蘿貶聲價俯就蘭雪，從俗也。乃近日徽歙間，松蘿亦改名蘭雪，向以松蘿名者，封面係換，則又奇矣。（卷3頁19）

此段內容的要點有二：其一，張岱僱用歙人（今安徽黃山），進入兩浙名茶產地日鑄山（今安徽休寧），採取松蘿茶製法：「拘法、掐法、擲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等製茶流程，雪芽為其主要特色，故取名為「蘭雪」。其二，蘭雪茶適用禊泉沖泡以利於香氣呈現，經沖泡後的茶湯特點，韻味雖猶不足，仍引起市場風潮，名茶松蘿茶也被蘭雪茶取而代之。

關於張岱之所以僱用歙人及松蘿茶製法之特點，在〈與胡季望〉一文中有相關陳述：

且以做茶日鑄，全靠本山之人，是猶三家村子，使之治山珍海錯，烹飪燻炙，一無是處，明眼觀之，祇發一粲。蓋做茶之法，俟風日清美，茶須旋采，抽筋摘葉，急不待時，武火殺青、文火炒熟，窮日之力，多則半斛、少則四兩，一鍋一小錫罐盛之。煮水嘗試，其香味一樣，則合成一瓶，如一鍋焦臭，則不可攪和，倘雜一片，則全甕敗壞矣。瑞草雪芽，其托胎具在於此。……異日缺月疎桐，弟且攜家製雪芽，與兄茗戰，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也，臨楮一笑。¹⁷

蘭雪茶能作為與茶友們「茗戰」的茶品，是張岱相當得意之事，內容中「做茶之法」之「武火殺青、文火炒熟」，即松蘿茶製作程序中的「炒法、焙法」，與現今「炒菁、乾燥」大致相同。

¹⁷ 見張岱，《瑯嬛文集》（台北：淡江，1956年），卷3頁100。



(二) 張岱的評茶功力

〈閔老子茶〉一文生動地描述張岱與閔汶水之「茗戰」過程，是歷來探討張岱茶學成就的重要文獻，茲引述原文如下：

周墨農向余道閔汶水茶不置口。戊寅九月，至留都，抵岸，即訪閔汶水於桃葉渡。日晡，汶水他出，遲其歸，乃婆娑一老，方敘話，遽起曰：「杖忘某所。」又去。余曰：「今日豈可空去？」遲之又久，汶水返，更定矣，晚余曰：「客尚在耶？客在奚為者？」余曰：「慕汶老久，今日不暢飲汶老茶，決不去。」汶水喜，自起當壚，茶旋煮，速如風雨。導至一室，明窗淨几，荊溪壺、成宣窰、瓷甌十餘種，皆精絕。燈下視茶色，與茶甌無別而香氣逼人，余叫絕。余問汶水曰：「此茶何產？」汶水曰：「閔苑茶也。」余再啜之，曰：「莫給余，是閔苑製法而味不似。」汶水匿笑曰：「客知是何產？」余再啜，曰：「何其似羅芥甚也。」汶水吐舌曰：「奇！奇！」余問：「水何水？」曰：「惠泉。」余又曰：「莫給余，惠泉走千里，水勞而圭角不動，何也？」汶水曰：「不敢復隱。其取惠水，必淘井，靜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藉甕底，舟非風則勿行，故水之生磊，即尋常惠水，猶遜一頭地，況他水邪！」又吐舌曰：「奇！奇！」言未畢，汶水去。少頃，持一壺，滿斟余曰：「客啜此。」余曰：「香撲烈，味甚渾厚，此春茶耶？向淪者的是秋採？」汶水大笑曰：「予年七十，精賞鑒者無客比。」遂定交。(卷3頁20)

此段內容以「對話方式」為主，呈現高手過招、切磋較勁的實戰氛圍，顯然可見張岱對於評茶之用心態度與豐富學養。他不僅能精準品評茶、水特色，還能在「茶葉產區、泉水新老、茶葉季節」等層面辨識對方的「誤導」因素，過程相當精彩。而閔汶水對於張岱「莫給余」的評茶功力，屢屢驚訝地吐舌曰「奇」，譽之以「精賞鑒者」，能在老年之時得此知音，其欣喜之情，溢於言表。

上述評茶情節，也出現在《瑯嬛文集》〈茶史序〉中，不過，內容較為詳細，茲引述原文於下（與〈閔老子茶〉相同者，略而不引）：

周又龍先生每啜茶，輒道白閔汶水，嘗曰：「恨不令宗子見。」一日，汶水



至越，訪又龍先生，攜茶具，急至余舍，余時在武陵不值，後歸甚懊喪。戊寅予至白門，甫登岸，即往桃葉渡訪汶水，時日晡矣！余至汶水家，汶水亦他出，余坐久，余意汶水一少年好事者，及至，則瞿瞿一老子，與余敘款曲，愕愕如野鹿不可接，方欲縱談，而老子忽起，曰：「余杖妄某所，去取杖。」起席竟去。余曰：「今日豈可空去」……老子大笑曰：「余年七十，精飲事五十餘年，未嘗見客之賞鑒若此之精也，五十年知己，無出客右。豈周又老諄諄向余道山陰有張宗老這，得非客乎。」余又大笑，遂相好如生平，飲啜無虛日。因出余茶史細細論定，廁之以授好事者，使世知茶理之微如此，人毋得浪言茗戰也。¹⁸

關於〈閔老子茶〉一文的撰寫年代，依據內容「戊寅九月」，得知為明、崇禎十一年九月（1638年），張岱年四十一所撰，從〈茶史序〉中所描述的內容可知，應是後來所增補，情節更彰顯他對於茶道的自我肯定。可惜，《茶史》一書未能傳世，僅存序文，內容也未注明卷數等書籍特點¹⁹，無法再深入探討張岱的茶學內涵。

（三）張岱對於茶性之運用

相較於製茶、評茶之專業能力，茶性運用以生活茶趣為主，具有「玩茶」的性質；誠然，善用茶性以享受飲茶樂趣，必須立基於紮實的茶學涵養，才具品味，「調茶」即是張岱所喜愛的茶趣之一。茲舉〈蘭雪茶〉一文中張岱的品茗情形：

投以小罐，則香太濃郁，雜入茉莉，再三較量，用敞口瓷甌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滾湯沖瀉之，色如竹籜方解，綠粉初勻，又如山窗初曙，透紙黎光。取清妃白，傾向素瓷，真如百莖素蘭同雪濤並瀉也。（卷3頁19）

從內容可知，蘭雪茶加入茉莉、所沖泡出來的茶湯，呈現色綠潤亮、充滿白沫，符合張岱的感官需求。不過，既然使用小壺沖泡則香氣過於濃郁，為何加入茉莉、經再三嘗試，再用敞口杯降低其香氣？又為何須等首沖茶葉冷後，再以滾湯沖泡，才顯現茶湯的形色？此種品茗方式仍待進一步探究。

¹⁸ 見張岱，《瑯嬛文集》（台北：淡江，1956年），卷1頁14。

¹⁹ 見張岱，《瑯嬛文集》（台北：淡江，1956年），卷1頁13-14。



在〈與胡季望〉一文中，張岱又述及茶葉薰香之事，與上文所述，加料於茶湯之中以調其味，皆明初朱權《茶譜》以來，許多茶人樂在其中的飲茶方法²⁰：

吾兄精於茶理，故向兄言之，且吾兄家多建蘭茉莉，香氣薰蒸，纂入茶瓶則素磁靜遞，間發花香，此則吾兄獨擅其美，又非弟輩所能及者矣。(卷3頁100)

可見，張岱對於胡季望之精於茶理、又擅於茶葉薰香，相當佩服。誠然，原味品鑒為茶人的第一要事，若能深於茶理而善用茶性，也是文人樂於從事的雅趣。除了以花香調茶，張岱也專精於奶茶調製，如〈乳酪〉一文之陳述：

乳酪自駟僮為之，氣味已失，再無佳理。余自豢一牛，夜取乳置盆盞，比曉，乳花簇起尺許，用銅鑊煮之，淪蘭雪汁，乳筋和汁四甌，百沸之，玉液珠膠，雪腴霜膩，吹氣勝蘭，沁入肺腑，自是天供。(卷4頁31)

張岱為了取得優質牛奶之用心，及烹煮蘭雪奶茶之專業，鮮明可知，所得的成果即是：「天供」般的感官享饜。除了調茶，運用茶性以佐餐也是他的生活茶趣之一，如〈蟹會〉一文所述：

於午後至，煮蟹食之。人六隻，恐冷腥，迭番煮之。從以肥臘鴨、牛乳酪。醉蚶如琥珀，以鴨汁煮白菜如玉版。果蓏以謝橘，以風栗，以風菱。飲以玉壺冰，蔬以兵坑筍，飯以新余杭白，漱以蘭雪茶。(卷8頁71)

在飽食蟹、鴨等油腥食物之後，飲用鮮爽的蘭雪茶，具有除膩淨口的功能。

二、與「水品」相關的涵養

鑒水能力與評茶的關係密切，也是茶湯優劣的主因之一，張岱即具有豐富的水品涵養，鑒水功力深厚，更以「水淫茶癖」自期²¹，「禊泉」就是他所發現的

20 案：朱權《茶譜》「點茶」：「今人以果品為換茶，莫若梅、桂、茉莉三花最佳。可將蓓蕾數枚投於甌內庵之。少傾，其花自開。甌未至唇，香氣盈鼻矣。」又「薰香茶法」：「百花有香者皆可。當花盛開時，以紙糊竹籠兩隔，上層置茶，下層置花，宜密封固，經宿開換舊花。如此數日，其茶自有香氣可愛。有不用花，用龍腦薰者亦可。」（見明·朱權，茶譜，北京：中國農業，1979年）

21 案：《陶庵夢憶》一書中與「泡茶」相關的資料甚少，上文〈蘭雪茶〉一文中述及蘭雪茶適用禊泉沖泡，於〈露兄〉一文中，再述及蘭雪茶與玉帶泉「亦時有天合之者」，並為露兄茶館作「鬥茶檄」，內容以「水淫茶癖」自期，並感慨「特以烹煮非法，向來葛竈生塵；更兼賞鑒無人，致使羽經積蠹。」（《陶庵夢憶》卷8頁71）



優質好水。〈楔泉〉一文描述張岱辨識楔泉的過程、要領及水質特色，內容生動，茲引述原文如下：

甲寅夏，過斑竹菴，取水啜之，磷磷有圭角，異之。走看其色，如秋月霜空，嘖天為白。又如輕嵐出岫，繚松迷石，淡淡欲散。余倉卒見井口有字畫，用帚刷之，楔泉字出，書法大似右軍，益異之。試茶，茶香發，新汲少有石腥，宿三日，氣方盡。辨楔泉者無他法，取水入口，第橋舌舐齶，過頰即空，若無水可嚥者，是為楔泉。好事者信之，汲日至，或取以釀酒，或開楔泉茶館，或瓮而賣及饋送有司。董方伯守越，飲其水，甘之，恐不給，封鎖楔泉，楔泉名日益重。會稽陶谿、蕭山北幹、杭州虎跑，皆非其伍，惠山差堪伯仲。在蠡城惠泉，亦勞而微熱，此方鮮磊，亦勝一籌矣。（卷3頁18）

此段內容精彩呈現張岱的鑒水功力，其要點有三：其一，由於楔泉的水質鮮活，風味與眾不同：「磷磷有圭角，異之。」因此受到張岱的喜愛並用心品鑒。此泉特點，就「形色」而言，「秋月霜空……」，淨白潤亮、宛若自然。就「滋味」而言，「宿三日，氣方盡。」鮮磊而少有石腥氣味，且鮮度持久。就「口感」而言，「過頰即空」，滑順爽口。其二、鑒水的要領，在於「橋舌舐齶」，係指以舌將泉水推向上齶，藉此提昇口腔中的風味感受。其三，由於楔泉的水質甚佳，適合泡茶、釀酒，優於杭州虎跑、媲美無錫惠山，聲名益重。

不過，依據〈陽和泉〉一文記載，由於楔泉受到人為的蓄意破壞，即使張岱具有豐富的養水經驗，用心用力，也無法挽救，「張子滔洗數次，俟泉至三，泉實不壞，又甘冽。張子去，僧又壞之。不旋踵至再至，卒不能救，楔泉竟壞矣。」（卷3頁20）

關於張岱的評水功夫，在〈閔老子茶〉一文中描述他與閔汶水「茗戰」的過承中，也述及論泉一事：

余問：「水何水？」曰：「惠泉。」余又曰：「莫給餘，惠泉走千里，水勞而圭角不動，何也？」汶水曰：「不敢復隱。其取惠水，必淘井，靜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藉甕底，舟非風則勿行，故水之生磊，即尋常惠水，猶遜一頭地，況他水邪！」（卷3頁20）



前文述及閔汶水於茗戰過程中，屢屢採用誤導策略以考驗張岱能力，此「惠泉」一例，也被張岱從水質優劣與流動的關係，予以識破，可見其學識經驗之豐富。

承上所述，張岱的評水功力源自於豐富經驗，其評水理念則與人品涵養相關，茲引〈一卷冰雪文序〉一文所述：

冰雪之在人，如魚之於水，龍之於石，日夜沐浴其中，特魚與龍不之覺耳。故知世間山川雲物、水火草木、聲色香味，莫不有冰雪之氣。²²

冰雪所具有的「冰清雪白」感官特點，不僅成為張岱認為的優質好水，也與人品高潔相應。在〈冰雪大師像贊〉一文中，所提「無味」的自然特點，屬於冰雪之氣性，也與其「無」的思維相關：

香之妙，妙在無煙；泉之妙，妙在無味，龍入石而不知，魚狎水而不去。故吾師之得悟道於雙松也，而雙松無樹。²³

可見，「冰涼無味」是張岱的品水標準，此種「無」之理念，在〈祭祁文載文〉一文中，將茶品、人品相應的情形，提出具體而明確的見解：

昔人謂香在未煙，茶在無味，蓋以名香佳茗，一落氣味，則氣味反覺無餘矣。人如知此，則可以悟道，可以參禪。祁文載少年博學宏文，以五經拔貢，取兩榜如拾芥，而文載固一代之才子也，而無才子氣。²⁴

除了「茶在無味」之評茶標準外，所謂無煙、無味、無才子氣，顯然可見，「無」是張岱品評人事物的極高標準。

三、與「茶具」相關的涵養

張岱是一位多才多藝的生活美學家，與茶道相關的茶具鑒賞，自然成為生活雅趣之一，在〈砂罐錫注〉一文中，他盛讚宜興紫砂茶具的價值，並論列壺、注名家的等次：

²² 見張岱，《瑯嬛文集》（台北：淡江，1956年），卷1頁2。

²³ 見張岱，《瑯嬛文集》（台北：淡江，1956年），卷5頁162。

²⁴ 見張岱，《瑯嬛文集》（台北：淡江，1956年），卷6頁178。



宜興罐，以龔春為上，時大彬次之，陳用卿又次之。錫注，以王元吉為上，歸懋德次之。夫砂罐砂也，錫注錫也，器方脫手，而一罐一注價五六金，則是砂與錫與價，其輕重正相等焉，豈非怪事。然一砂罐、一錫注，直躋之商彝、周鼎之列，則是其品第也。(卷2頁15)

張岱的生存年代正值明代紫砂壺藝之興盛期，不過，《陶庵夢憶》一書中關於茶具鑑賞的資料甚少，難以深入探究，他的相關著作也僅偶見隻言片語，並未成為撰寫重點，難以進一步探討茶具與評茶的關係，如《瑯嬛文集》一書中雖載有幾則「茶具銘文」，僅略及鑑賞，茲引述於下：

〈龔春壺銘〉：古來名畫，多不落款，此壺望而知為龔春也。使大彬骨認，敢也不敢。(卷5頁154)

〈甕壺銘〉：沐日浴月也，其色澤，哥窯漢玉也其呼吸，青山白雲也其飲食。(季弟山民於市兒手攫得一壺，款式高古，余把玩一載，始得銘之。)(卷5頁149)

〈定窯蓮子杯銘〉：玉吾屬，蓮吾族，伶酒羽茶，惟爾所欲。(卷5頁152)

〈宣窯茶碗銘〉：秋月初，翠梧下，出素瓷，傳靜夜。(卷5頁152)

〈王二公徐氏家藏壺銘〉：磽磽殼殼，其氣不薄。(山民收藏。肉眼視之，未免澆薄，而氣厚質堅，蓋如鐵響。)(卷5頁158)

銘文內容雖結合陶藝、文藝，不過，「款式高古、氣厚質堅」等與鑑賞相關之具體要點，僅於附註中簡易評述。

肆、結論與建議

本文的撰寫重點，係從「茶人層面」探討《陶庵夢憶》、《瑯嬛文集》中張岱所呈現的茶人學養，內容分為「張岱及其茶友的人品涵養、張岱的茶學涵養」兩個範疇。茲簡述主要的研究重點：

就「張岱及其茶友的人品涵養」而言，在明末清初的紛擾時代中，張岱與這些志道合的茶人成為「茶友」，藉品茗以排憂解悶、怡情養性，由於張岱的高妙文筆，在《陶庵夢憶》等書中，能準確地呈現張岱自我及許多茶人的性格特色，



鮮明精彩，深刻地描述人物的內心世界和精神風貌。整體而言，這些茶人們的人品涵養，具有如此的共同特質：品格端正、性格真率、行事獨特、不慕名利、多才多藝；從道德層面而論，這些真性情的明代茶人，對於現今的習茶者、茶人們，確實具有學習與欣賞的意義，也提供修養身心的重要參考。

就「張岱的茶術涵養」而言，張岱的茶術功力深厚，與他的茶葉專業密切相關，「蘭雪茶」就是他所研製而成的特色茶，更成為與茶友們「茗戰」的茶品，是張岱相當得意之事。張岱具有豐富的水品涵養，鑿水功力甚深，以「水淫茶癖」自期，「楔泉」就是他所發現的優質好水。其評水理念則與人品涵養相關，他認為優質好水與人品高潔相應，冰雪正具有如此特點。至於張岱的生存年代正值明代紫砂壺藝之興盛期，然而，由於《陶庵夢憶》等書中關於茶具鑑賞的資料甚少，難以深入探究。

承上所述，作為明清時期著名文學家的張岱，其茶人學養在茶史發展中實具有其代表性；在此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探討當代文學家的茶學，尤其江南地區的文人，係值得後續研究的重要議題。



參考文獻

- 明·朱權（1979）：茶譜。北京：中國農業。
- 明·張岱（1956）：瑯嬛文集。臺北：淡江。
- 明·張岱（1985）：陶庵夢憶（《叢書集成新編》文學類第89冊）。台北：新文豐。
- 明·張岱（1999）：西湖夢尋。臺北：金楓。
- 胡益民（2002）：張岱評傳。南京：南京大學。
- 黃志浩（2004）：論陸羽《茶經》的美學思想，無錫南洋學院學報。3，1，72-77。
- 笥克誠（2009）：佐茶的曲子，茶博覽，11，74-75。
- 潘江東（2011）：水淫茶癖：晚明張岱的感官世界，高餐通識教育學刊，7，69-7。
- 張露芬（2011）：茶水知音—張岱，文化交流，5，40-43。
- 劉春明（2012）：張岱審美情韻和文化心理探析，學術交流。6，165-169。

